# 全唐文紀事

# 全唐文紀事卷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 紀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大唐新語

鴻墀謹案舊唐書許敬宗傳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

雁之最大者爲天鵝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雁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雁也遂鑄金爲

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搜采異聞錄

鴻墀謹案此條又見酉陽雜俎及容齋四筆

貞觀三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陑會無甯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爲事條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記銘

功業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宏濟寺宗正卿李百藥爲碑銘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宗爲碑銘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爲碑銘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南爲碑銘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祕書監顔師古爲碑銘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中書侍郎岑文本爲碑銘已上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唐會要

張昌齡傳爲崑邱道記宣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玉海

文苑英華貞觀十三年巳亥二月八日辛巳大使右武

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副使朝散大夫任雅相等奉詔冊眞珠毗伽可汗嫡嗣爲肆葉護可汗命謝偃爲可汗山銘以紀其事玉海

太宗昭陵六馬圖刻石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騧黄身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横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靑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

聳轡平隴闕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眞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

故潼關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靑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信夫贊殷仲容撰書則歐陽詢也　譚苑醍醐

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帝唐高宗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請勒名於封禪碑云玉海

突厥傳高宗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

至泰山下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
警玉海
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於泰山玉牒文曰嗣天子臣
治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唐位極顛危天數窮否高祖
仗黃鉞而救黎元錫元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
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
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
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元大寶克隆鴻基永固
疑兼萬姓陶化八紘又元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

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卓異記

姚巂道討擊使侍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俘虜三千計遂於其處勒石紀功焉舊唐書中宗紀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邱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大唐新語）

先天年獫狁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徵甲選徒星馳雲集楚劍霜利吳鈎月懸將以驅日逐之首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埤無火亭障息肩大矣哉

自古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藉雖不敏敢述賦云趙伯勵出師賦序　文苑英華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則兵革之事聖人是興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帝乃欽若堯禹承天運行鮮卑在圖夜郎無外而旄頭賊醜忘道弄邊河侵海寒障路幽朔皇赫斯怒親師用征搖星纛神招募雄合白羽森月朱旗爛空俾夫翕東海之焱波掃北荒之沙雪國用長策人忘暫勞聊勝詠歌取思而賦趙子卿出師賦序　文苑英華

金橋圖者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華羽衛齊肅顧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徑千里挾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土碑）眞才子也帝遂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圖畫見聞志）

鴻墀謹案此條亦見開天傳信記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礮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爲之守護耶祖龍肇始立碑久已掃迹兩漢迄唐閒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

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於泰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泰山銘親札勒於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泰山銘側有題名三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

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銘書隋作隨書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务於前功而毖彼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開元泰山銘跋　曝書亭集

開元九年十二月九日增修蒲津橋絙以竹葦引以鐵牛命兵部尙書張說刻石爲頌唐會要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二月巳亥以奚契丹既平宰臣耀卿九齡等奏賀曰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臥鼓滅烽誠自此始請宣付史館仍許將吏等刊石立頌以紀功德天寶十載十二月庚申勅安國寺以

所撰先皇聖德頌刻石王海

唐王清源忠嗣碑元載撰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稱工於謀國拙於身圖其然哉元載淸源女夫也其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何也金石史

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㚟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新唐書郭知運傳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

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禮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元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埸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

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
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踣風雨碑版祠廟終幺麽不
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
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
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
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
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巓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
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作封西
嶽賦以勸賦之義亦遂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

有感焉封西嶽賦序杜詩詳註

文粹韓雲卿平淮碑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命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涉淮浮江梟魁逆銘石江滸曰昔在上元中夏猶虔奸宄奪攘鯨毒楚吳厥威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隕旄頭下除巴蛇玉海

上元二年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自立德坊西南置於安衆坊之左南當長夏門街都人甚以爲便初韋機橋畢上大悅令於中橋南刻一方石刻其[illegible][illegible]簡速之跡紀一十六字蓋黃絹之辭也唐會要

破李希烈之功李晟爲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閒有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爲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並非兵力所致則洽亦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爲立傳而李沛乃勒銘大岯比於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此可歎也 大岯山銘 李沛撰 金石萃編

鴻墀 謹築碑爲宋亳節度使劉洽平李希烈銘功之

詞

閶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

蹟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石橋銘序 張彧趙郡南 文苑英華

貞元十二年四月左右十軍使奏云鑾駕去冬巡幸諸營於銀臺門外立石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於亭子門外高二丈二尺 唐會要

李紓字仲舒少好學善屬文爲吏部侍郎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 册府元龜

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陘之北戎王棄其國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 彭城

郜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序 權文公集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美殷宗淸廟

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劃刮羣奸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森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

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昌黎文集）

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爲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請降（上九江鄭使君書　沈下賢集）

鴻墀謹案亞之爲德州行營使判官作帛書當在此時

碑序元諒狗國之功十皆隱約其詞與舊書合彬彬郁郁有初唐風李元諒頌 金石後錄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進王用碑文狀 昌黎文集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

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宏獎特令中使宣諭並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忭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昌黎文集

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宏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奏韓宏人事物狀　昌黎文集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

領韓宏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幷慚忭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宏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慚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慚恧之至

謝許受韓宏物狀　昌黎文集

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士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

其門而入彷徉布濩遂無留滯是閤下之勲力宜著於萬世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覲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踊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悯悯不克自甯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 上嚴東川劍門銘啟 柳河東集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勑令臣撰前件碑文者伏以

田宏正首變魏俗彰先帝之睿謀近入鎮州宣陛下之神武積成忠懇大有勳勞人懷去思願刻金石陛下所宜外詔台席內委翰林妙選雄文式揚丕績豈謂天光曲照御札特書猥付微臣實非常例臣頃以特恩拔擢便欲効死仰酬遂竭愚誠累蒙召對自去年九月已後橫遭謗毀無因再覩天顏分隨枯朽而凋永絕恩波之望豈料聖慈長在記憶姓名無人奏請撰碑便自宸衷宣付微臣忝非木石粗有肺腸空懷感涕之心未獲殺身之所無任感恩思報鏤骨銘肌之至（謝准朱書撰田宏正碑文狀）

右前件碑文伏蒙御劄朱書遣臣撰述恩生望外事出
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宏
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
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
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
效馬遷史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勤銘稱制使宏正
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忠不隱實功不爲溢美文
雖朴野事頗章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

封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進田宏正碑文狀 元氏長慶集

高昂字敖曹渤海蓚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壯冠於一時時稱為名將後竟以攻戰死於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謚曰忠武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序 白氏長慶集

鴻墀謹案此讚奉勅撰

武宗會昌中幽州節度使張仲武討殺迴鶻烏介可汗至會昌末表請薊北立紀聖功銘帝詔遣宰臣使德裕

爲之（冊府元龜）

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勅李德裕爲之文（舊唐書張仲武傳）

時國家復河湟故地有歸馬放牛之象劉騭獻樂府十章序曰騭生唐二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湟臣得與天下夫婦復爲太平人恨愚且賤不得拜舞上前作詩十篇雖不足貢聲宁廟形容盛德願與耕稼陶漁者歌江湖田野間亦足自快詩奏上甚悅（唐才子傳）

偃伯師節也國家武成止戈文致皇極小宗伯樂之盧有命賦褚寘偃伯靈臺賦序 文苑英華

戊辰歲尚書韋公授鉞之四年也初尚書以洴隴殊勳拜執金吾天子猶以爲功重而報輕俾作鎮於蜀得自開幕府延納賢儁焉韋公虛中下體愛敬士大夫故四方文行忠信豪邁倜儻之士奔走接武躔至幕下搢紳峩峩爲一時偉人時符子客於成都歎其盛美又感得衆君子之歡而嘗思欲讚頌之事無由緣殆似行佞藴蓄浩思殊鬱鬱不快也適會有沙門義全者善丹青尤

工寫眞諸公博雅好事皆使圖畫之山客由是得書囊意因述寫眞讚十三章使士林才彥不獨仰大府得賢之盛抑亦欲厲詞比跡各明其爲人也符載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眞讚序　文苑英華

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辭學指南

右唐岱岳觀碑文之一唐碑存於泰山者惟此及元宗

泰山銘蘇頲東封朝覲頌二文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此勅文辭藻斐然固予之所亟錄而傳者也景雲二年勅　求古錄

師悅徐州馬步院小吏也屬王仙芝作亂遂投行伍後以獻黃巢首級功遂授是郡師悅能撫之盡得其所時朝廷命將以代召諸校議之咸曰但慮君侯厭小郡耳不爾則苟有代人斷不奉詔會進士顧雲者旅遊於雲乃請雲草奏論之雲表略云覲龍綸而髣髴猶鳳篆而

依稀因不復代師悅率兵食以應之至是繼徽復以攜貳而敗焉吳越備史

契丹主大舉伐吐渾黨項準布等部太子倍居守耀庫濟從行七月哈喇等擊索歡納山東部族破之八月契丹主至烏爾古山以鵝祭天遂次古單于國登阿勒坦伊德寶山以麃鹿祭天九月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因拜日於蹛林遣騎攻準布遂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命確丕勒汗之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通鑑續編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於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舊五代史馬希範列傳

舊史馬摠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　五代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馬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

皐銘之玉海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阯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横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烈楫石限横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北夢瑣言

鴻墀謹案冊府元龜載高駢表畧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

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遷華戎利涉與此少異

楚武穆王旣威服諸蠻於溪州界立銅柱爲表命李宏臯爲文其頌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質棄汗歸闕求立誓（名山記作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缺朝永立誓今從廖道南楚紀）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文內稱馬援爲烈祖昭靈王載其銅柱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五代詩話）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範金
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宏臯作記柱高一丈二
尺入地六尺重五十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
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於世卽好
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康熙戊午崑山葉
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
本乃托其郵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宏臯止名
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勍本靜
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畧亦且失實斯當以記

爲正也溪州銅柱記跋　曝書亭集

全唐文紀事卷八終

# 全唐文紀事卷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 納言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詔曰念茲起軍以來於今朞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皆親覽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鎭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迂誕申請盜賊不肯至言論民疾苦每虧實錄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託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

千里停於一言萬機奏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冊府元龜

孫伏伽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

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
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
之益伏伽旣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
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
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唐書孫伏伽傳

鴻墀謹案新史本傳云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
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

武德二年上親閱羣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上
初受禪以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綱上疏論諫伏伽

亦諫賞獻琵琶弓箭者及請擇正人爲太子諸王師友皆言詞激切故皆陟其考第以旌寵之唐會要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又百戲散樂下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

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衰之兆也
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
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
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
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
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
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
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唐鑑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元素上

書諫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趣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

賜縑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唐書張元素傳

鴻㫃謹案書中有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之語故太宗云然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

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爲樂仍賜絹有差貞觀政要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貞觀政要

朕登攝宇內宵旰黔黎恐一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侯忠良之獻替想英俊之嶶猷而諫鼓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悖心之論無聞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豈獨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固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省言

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令羣臣直言詔　唐大詔令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惟在陛下裁察乃賜絹二十疋命歸大唐新語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爲常差

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卽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凋殘人不堪命（按貞觀政要作殘人不堪其命）而畋獵猶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旣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準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咒詛公對曰國家開正（正疑作直）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辭（魏鄭公諫續錄）

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

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兹重寄比在州鎭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唐書李大亮傳

收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

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唐書薛收傳

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唐書劉洎傳

觀歷代史册人主之大莫先於納諫陸宣公云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

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子美刺規多諷詩端拱自光輝之句即此意也<sub>碧溪詩話</sub>

蘇良嗣爲荆州都督府長史高宗令宦官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帝謂太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sub>冊府元龜</sub>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事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宜就食訖就試開元九年處分舉人詔 唐大詔令

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讜議時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庶僚宜體朕懷各盡昌言以副虛佇於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唐會要

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濟州刺史裴
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
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新唐書裴耀卿傳
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
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
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
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署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
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
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

皆黏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吳兢

上元宗納諫疏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採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開元

天寶遺事

大歷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爲左補闕時葬貞懿皇后代宗思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爲遊幸之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賜南仲緋遷士幹之官

以褒之是日遣內常侍吳承清宣諭百僚令付史館唐會要

臣嘗觀唐宰臣趙憬奏章欲上書論事其畧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納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害不分切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乞繼上奏封細陳事理文潞公集

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晅上疏諫優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

度宏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唐書令狐峘傳

貞元元年三月甲寅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帝旨曰自今上封與彈刻宜人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涉朋黨冊府元龜

頃之會國家舉風力以變元氣闡文明以張四維上曰五諫寂寥七臣安在由是獻可替違者悚以奉職梁肅送竇

拾遺赴朝廷序　文苑英華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爲給事中時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别連白紙藩曰祗是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之上以爲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遂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唐會要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遊上疏諫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奬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爲賀　唐會要

鴻撰謹案册府元龜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會要稱上者穆宗非憲宗也

一昨許孟容以齊總未有殊勞超擢非次上州刺史品秩過優駁議之司愛惜法度迫於職守不肯顧身封進詔書披瀝陳懇中朝久無此事人情爲之愕然陛下特開延英非時召對輟已行之詔察無隱之忠天下之人踴躍相慶麟鳳五靈未足爲瑞賀給事中許孟容論齊總授官事狀 權文公集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

官謩上言陛下卽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敎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室不肯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掃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

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新唐書魏謩傳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淸宮時兩省官進狀論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曾修謁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爲事卿等援經據古列狀懇章深睹盡忠已允來請唐會要

宣宗視李遠到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到郡無他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

吾不敢忽也幽閑鼓吹

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須示御札以貶黜張道古事更令申告中外者聖旨昭垂羣情胥悅臣某中謝臣伏念元和中吏部侍郎韓愈因陳佛骨遂拜封章以爲前古奉佛帝王年代尤促憲宗以人臣去就乖忤非輕震怒所臨遂竄荒裔憲宗英主韓愈名臣典記可行事無不順今張道古狂瞽所獻斥犯非常凡曰在庭皆知難恕深宏睿哲且欲含容雖匿瑕之道則然於犯上之名斯重臣等請行譴逐陛下尚顧物情宸翰所臨皇

言曲被盡賀爲君之盛咸知六德之能捧戴聖慈如親丹扆 錢珝代宰相謝降朱書御札表 文苑英華

莊宗克梁遣使求告義祖曰彼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齎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 江南別錄

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畧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

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爲軍
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
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力逢陛下惟新之運是
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
宣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
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
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
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卽移之下僚其
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故

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詔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舊五代史末帝紀

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帝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帝曰吾見唐太宗初卽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納奈何勸我拒諫耶十國春秋

上書言事諫署舊規各有所司豈宜越局若思出於位理或侵官言匪盡忠徒欲沽於謇直詞多率意實有望

於指陳許遜所上封章請依近職各司其事允叶舊章

後唐末帝答許遜請停越局言事詔

杜崇龜術精元象職在禁廷覩苦雨之霖霪視文星之變異形於章奏足驗忠勤修德省躬朕誠有愧見災而懼安敢忘懷載閱所陳深所嘉獎

後唐末帝褒答杜崇龜詔

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祀

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爕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致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漸舊制敕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後唐末帝答盧文紀陳政事詔

後主即位初張泌上書建隆二年七月廿八日將仕郎守江甯府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云云御批云古人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贄事人忠信無隱斯可謂不辱士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政

德未敷哀毁之中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副民望泌居下位而首進讜論詞氣激揚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志江表

温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温琪大有愧色舊五代史華温琪傳

乾德四年春二月帝御文明殿試制科策文曰炎漢致

治始策賢明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之體陳天人祥祲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之重識爲君之難思得賢才以凝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白衣蒲禹卿對策切直執政皆切齒欲誅之帝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十國春秋前蜀紀

李景故布衣當高祖時上封事數千言切中機宜擢爲

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鬚髯之職後不知所終十國春秋

今在朝文武臣寮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虛懷凡百寀寮宜體朕意晉高祖示百寮御札

進策官前攝鄭州防禦巡官前鄉貢明經張休以廉科擢策義府遊心既堅拾芥之勤果契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貢封章覽其所陳甚爲濟要旌諸憂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褐衣縣簿仍超於常品可將仕郎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晉高祖授張休官勑

百官曾有宣示令進封事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勅後數月至懵人也應有一件事食祿於朝平無一言可不知貞觀政要說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 晉高祖令百官上封事御札

古者詢芻蕘之言採歌詩之風冀求利病以省是非況濟濟盈朝譽譽就列懷才抱器博古知今苟無宏益之辭曷表翊扶之力起今後文武百寮每遇後殿起居日仰具利害上章以聞次第循環周而復始嘉謀嘉猷之告庶得聞知可大可久之規期於曉達亦聆此事向來

已行但率皆浮言鮮克忠告良由時或拘忌人有依違遂使急務慎於指陳浪語盈於章奏有名無實阿旨取容今則不然所宜改作凡有封事並可直言無用飾詞務存確論輔此不逮稱朕意焉漢高祖郎位求言詔

如聞累朝舊制咸令轉對上書百辟相循五日爲準然或權臣惜短時主多猜不敢深切爲懷恐以傷觸獲戾至有搜羅鄙事蔓延虛詞徒牽率以爲勞於裨補而何取朕撰惟涼德肇啟丕圖寅畏以居思慮爲疾實賴黎獻誨以讜言一則究邦國之規模一則觀卿士之才器

且採搢紳之議不亦愈於芻蕘之詞詢賢哲之謀不亦愈於工瞽之諫應在朝文武百寮凡有所見益國利民之事並可實封而奏請閤門進納即不可尙習餘風更循舊轍無益於理者勿說不濟於時者勿書縱使指朕之非攻朕之短自當改過不吝豈但從諫如流如或武班中有出自戰功不親儒墨苟有殊見安得惜言固可假手直書豈在屬文麗藻至於藩侯都牧當切務於安時蠹於政者必知利於民者必曉但關宏益悉可敷聞

周太祖求言詔

應內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理有謬誤者當期含容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 周世宗求言詔

全唐文紀事卷九終